

有部 毘 柰 耶

才二十六

三百六
而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而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毀訾言語學處第二之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摠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姓織毛針 鐵銅及皮作 陶師并剃髮



木竹作并奴

若苾芻作毀訾言語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
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
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

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刹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刹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辟舍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辟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忒達羅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忒達羅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

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織師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毛作人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毛作人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縫衣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

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鐵作種銅作種皮作種陶師種剃髮種木匠種竹師種奴種皆應廣說准上應知此論種族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及取灰土讀誦規矩爰聲蓬聲四薛陀書作諸施會施受方法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刹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刹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

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若刹
帝利所有威儀法式所謂乘象馬車執持弓
箭迴轉進趣執鈎執索排殯之類斬截斫刺
相投相撲射聲等術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
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薜舍種苾芻處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薜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
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薜舍所有威儀法
式所謂耕田牧牛及興易等時彼苾芻聞是
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忒達羅種苾芻處作如
是語具壽汝是忒達羅種出家非沙門非婆

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忒達羅所有威儀法式所謂擔運樵薪餽飼諸畜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彼苾芻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有大氎小氎及被蓋物并麻紵衣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毛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毛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氎氈或厚或薄方圓坐蓐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

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縫衣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
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頭帽衫襖大小裙袴時
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
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鐵師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鐵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
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鐵鉢針刀剃具斧
鑿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銅作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銅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銅盤瓶器鈴鐸等
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皮作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皮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富羅鞋履鞍韉坐
具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陶師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陶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瓶瓠甌器等物時

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
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剃髮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剃髮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剃髮剪爪捺理卷
舒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木作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木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床座門窻屋舍等
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竹作種苾芻所作如是
語具壽汝是竹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箱箕席扇傘蓋鼻
笮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奴種苾芻所作如是語
具壽汝是奴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
宜應學自工巧所謂與他濯足洗身驅馳使
役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
苾芻同前得罪此論工巧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
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

羅門汝今宜應作其自業謂婆羅門所有威
儀法式洗淨執瓶等業如前廣說時彼苾芻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惡作罪如
是刹帝利種令作自業廣說如前得惡作罪
若薜舍忒達羅及餘諸類乃至奴所作業廣
說如前准事應說加其器具而此苾芻得波
逸底迦罪此論作業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跋躡苾芻所作如是語
具壽汝是跋躡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
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
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瞎曲脊侏儒聾瘂
拐行可惡相貌向彼說時彼聞是語隨惱不

惱而此苾芻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論形相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病癩苾芻所作如是語
具壽汝是病癩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
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
罪如是身生疥癬禿瘡噎餓變吐乾疥熱虐
風氣癩狂水腫痔漏虺等所有諸病若苾芻
作毀訾意往如是病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
汝是帶病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
論病訖

云何爲罪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苾芻所作如
是語具壽汝犯波羅市迦非沙門非婆羅門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
前得罪如是汝犯僧伽伐尸沙率吐羅底也
波逸底迦罪波羅底提舍尼突色訖里多非
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
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語罪訖

云何煩惱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苾芻所作如
是語具壽汝有瞋恚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
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
罪如是汝有恨覆惱嫉慳諂誑無羞耻惡行
邪見同前得罪是謂煩惱

云何惡罵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苾芻所作種
種鄙媠語而爲罵詈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同

前得罪無犯者若一住處有多同名苾芻若問他時他不識者應報彼云是如是種類苾芻悉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離間語學處第三

尔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尔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時諸苾芻共相怨恨生大慙耻各懷憂悒不能樂住廢修正業讀誦思惟久愛念心因斯斷絕時諸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心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六衆

苾芻汝等實作如是離間語不荅言實尔尔
時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
應爲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訶責已
告諸苾芻曰汝等若作離間語者自損損他
汝當善聽乃往古昔於險林中有母師子懷
妊而住凡母師子欲至產日先多取肉後乃
生兒時母師子爲求肉故往牛群處隨逐而
行時有特牛新生犢子爲護子故在後而行
時彼師子便殺特牛牽往險林是時犢子爲
貪乳故逐死母行到其任處師子見已便作
是念此小犢兒我今亦取後更起念此不須
殺我若生兒將作朋友共爲歡戲便即生兒

二俱乳養皆漸長大後於異時母師子患臨
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
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
徒搆合諂言滿贍部內我終殞後宜好相看
背面之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
諸苾芻諸法常尔即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母師子旣命過已其兒於後取好糜鹿熱
肉熱血以自資養日漸長大其牛由彼師子
力故所護豐草隨情噉之形貌肥壯時有老
野干常隨師子覘覓殘食師子每食熱血肉

已疾還住處與彼大牛而共歡戲所有殘肉
餘獸野干尋皆餐噉時老野干作如是念我
試觀察此師子王何處居止遂逐其後往至
林中見與牛王共為歡戲見已便念此二皆
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
時彼野干待師子去向牛王邊垂耳而住聖
方國法喚老者為舅名少者為甥甥牛見野
干年老喚言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
耶野干報曰甥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
音息有同火燄牛王報曰消息如何野干荅
曰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肉聚牛能向何處
我無肉時即便殺之以充口腹牛曰阿舅勿

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
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
徒搆合諂言滿贍部內我終沒後宜好相看
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甥甥看汝情
懷死日無幾我言利益而不見聽牛曰阿舅
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荅曰甥甥此之師
子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
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汝作
是語已捨牛而去詣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
見已問言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野
干報曰甥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
火燄師子曰消息如何野干荅曰甥甥我聞

牛王作如是語此噉草師子能向何處此母
昔時枉殺我母我今必定決破其腹師子報
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
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
世離間之徒搆合諂言滿贍部內我終沒後
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甥
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不見聽
師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荅曰
甥甥此之牛王從窟出時搖動身體出聲吼
叫以脚袍地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
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汝等苾芻牛
王與師子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

爲過各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
哮吼四顧而望來向牛前牛亦出窟搖動身
體出聲吼叫以脚胞地向師子前此常所爲
曾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使記
所作事牛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
殺我師子見牛現其相貌亦作是念此欲殺
我師子即便以爪而搭彼牛項牛便以角決
師子腹須臾之間二俱命過時有諸天於空
中說伽他曰

若聽惡人言
野干令鬪死

必無賢善事

師子牛相愛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由其聽採離間之言不

憶母語遂至相殺何況於人作離間語是故
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此是緣起未制學
處

尔時世尊復告諸苾芻復次汝等更當善聽
乃往古昔於大險林有母師子及以母彪皆
養一兒於此林中各不相見曾於一時其母
師子出行求食時師子兒林內遊行遂到母
彪所居之處其彪遙見作如是念我當殺此
用充飲食復更思念此不須殺當與我兒以
為朋友共相歡戲時師子兒為饑所逼遂向
彪處共飲其乳時彼師子還歸住處不見其
兒遂便尋覓周行山澤見在彪邊而飲其乳

是時母彪見師子來遂欲奔走師子告曰姊妹幸勿奔馳汝於我兒能生憐念我今共汝一處同居若我出時汝看二子汝若覓食我護兩兒善惡是同斯亦佳矣既合籌議遂即同居便與兩兒各施名号其師子兒名曰善牙彪兒号為善髀俱同育養皆漸長成後於異時二母俱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諸苾芻諸法常尔如前說頌尔時二母俱命終已其師子見出外求食飽餐血肉疾歸林藪是時

彪子欲出行時久而方至復於異時彪出求
食食昨殘肉疾疾而歸師子見怪便問之曰
兄弟汝比求餐久而方至何故今者疾疾而
歸彪曰我藏餘肉疾噉而來師子告曰豈復
汝噉陳臭肉耶荅言我噉師子告曰我每出
時取好麋鹿上妙血肉飽食而歸所有殘餘
無心重顧彪言兄弟汝有勇健堪得此爲我
無力能食噉殘肉師子曰若如是者求食之
時與我同去所得新肉可共俱餐作此籌量
每多同去未同行時有老野干隨逐師子噉
其殘食後見彪隨野干生念此二皆當俱入
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

于待無彪時於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即便
問野于曰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耶
野于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音
息事同火燄師子報曰此言何義野于荅曰
我聞猛彪作如是語此食草師子能向何處
每以殘肉與我今噉我若有便必當殺之師
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言我母終時俱告我曰
汝之一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事同兄弟須
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言
勿復聽採野于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日無
幾我陳利益汝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相
貌得知殺我野于荅曰外甥此之猛彪從窟

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有心相殺作是語已捨之而去詣猛彪邊垂耳而住彪見問言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耶野干荅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燄猛彪報曰消息如何野干荅曰外甥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食殘彪能向何處遣我辛苦求食與之我若得便殺之瞰肉彪便報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

不見聽彪言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
荅曰外甥若見師子出窟之時奮迅身體三
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汝前即知師子有心
殺汝野干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師
子與彪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爲
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哮
吼四顧而望來向彪前彪亦出窟搖鼓身體
吼叫三聲周迴四望向師子前此常所爲曾
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便記所
作事彪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殺
我師子見彪現其相已亦作是念此欲殺我
復更思念我有大力勇健無雙此復何能殺

害於我我今且問何因殺我說伽他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髀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彪聞語已亦說伽他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牙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是時善牙問善髀曰誰復相告云我有心欲
行殺害善髀答曰此老野干善髀于時亦問
善牙曰誰復相告云我有心欲行殺害善牙

答曰此老野干善牙報曰由此惡物鬪亂兩
邊今我親知幾欲相殺即喚野干撲之令死
時有諸天說伽他曰

不得因他語

棄捨於親友

若聞他語時

當須善觀察

野干居士穴

離間起惡心

是故有智人

不應輒生信

此惡癡野干

妄作鬪亂語

離間他親友

殺去心安樂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作離間時自招斷命何

況於人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尔時

世尊以種種方便訶責六衆苾芻告諸苾芻

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弟子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離間語故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

此謂六衆苾芻若更有餘如是流類離間語

者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離間意所有言說

得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摠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謂是四姓 乃至於奴種 工巧事皆同

作業亦如是 於中有雜類 織師毛作針

鐵匠銅作人 皮作陶師種 剃髮并木作

及以竹作人 類有十一殊 奴最居於後

若苾芻作離間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

是語具壽有苾芻云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問言是誰答云某甲彰其名

者得惡作罪所說種族亦惡作罪刹帝利種
罪亦同此若薛舍等乃至於奴若彰其名及
以種族皆得波逸底迦罪於中廣說如毀訾
語學處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發舉學處第四

尔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尔時六衆苾
芻知和合衆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而發舉
之作如是語此之諍事不善滅除是惡斷事
更應詳審為其除滅時諸苾芻更為斷諍除
滅其事廢修善品讀誦思惟少欲苾芻便生
嫌賤作如是語如何苾芻知和合衆如法斷

諍已更於羯磨發舉事如上說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和合僧伽如法斷諍事已除滅後於羯磨處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苾芻者謂是六衆或復餘類知者謂自解了說向他人和合者謂同一味衆者謂佛弟子如法斷者謂如法如律如大師教諍者四諍謂評論諍非言諍犯罪諍作事諍已除滅者謂事消殞後於羯磨更發舉者謂發舉其事令不止息墮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

評論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
更發舉者波逸底迦事不除滅作除滅想疑
更發舉者得突色訖里多

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非言諍事想知事除
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犯罪諍事
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
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
非事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
得罪同前如以評論諍事爲初望餘三諍而
爲四句餘諍爲首類此應知廣說摠有十六
句有五種別人云何爲五謂主人作羯磨人

與欲人述自見人客人言主人者謂於諍事
了初中後作羯磨人者謂於此諍事爲秉羯
磨與欲人者謂於當時而與其欲述自見人
者謂作羯磨時說其自見客人者謂於諍事
不了初中後於此五中初之三人知和合衆
於其諍事如法除弥更發舉其事者得波逸
底迦後之二人於和合斷事更發舉者得突
色訖里多境想句如常應知又無犯者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學處第五

尔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
壽鄔陀夷善解身相於日初分時執持衣鉢

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至婆羅門居士舍見
有少婦問曰汝姑何如彼便荅曰我姑暴急
如兔中箭鄔陀夷報曰汝姑何過由彼兩乳
中間及隱密處有暴惡相謂黑麋赤麋及以
旋毛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去後於異
時復至其舍問其姑曰汝之新婦性行如何
報曰我家新婦性多懶惰不事恭勤惡罵好
瞋出言麤獷鄔陀夷報曰新婦何過說相同
前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去時鄔陀夷
便於他日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於婆羅門
居士家因為說法問其姑曰汝新婦何如報
言聖者我之新婦孝同親女或如小妹鄔陀

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及隱密處有
良善相謂瓶魚文字盤屈等相是此之德復
於他日見其新婦問言汝姑何如報言我姑
如姊如母鄔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
間如前具說所有徵相告已而去彼婦及姑
後於異時因澡浴身體共相揩拭於隱密處
各覩其相事同尊者鄔陀夷所言及於後時
因有鬪諍共相期剋姑作是語汝敢對我爲
爭競耶汝不自知與外男子私有交通荅言
我敢說盟實無是事報曰若如是者如何今
他男子知汝隱處有麁等記于時新婦亦報
姑曰我實無顏敢相斥觸敢道家長與外交

通令他男子知其隱相請勿多言宜息斯事
及其彼二共懺謝已更相問曰誰曾告汝隱
處相耶荅言聖者鄔陀夷姑云我亦曾見鄔
陀夷說是時彼二各共譏嫌大德何因故惱
我等時有耆老苾芻因乞食次來至其家姑
便問曰鄔陀夷者何如人也苾芻報曰彼是
大臣子捨家棄俗持戒苾芻荅曰若是持戒
苾芻何因得知女人隱處有麁等相耶苾芻
報曰彼解身相知有麁等荅曰豈可有相皆
告人知苾芻聞已還至寺中告諸苾芻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由說法故有如是過失從今
已去不應俗家為女說法如佛所說不為女

人說法時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
為我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世尊不許為女說
法彼便荅曰若仁不肯為說法者我亦不能
以食相施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
應為女人作五句說法告女人曰姊妹色無
常乃至受想行識無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
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為作五句說法姊
妹色等無常女復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
姊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荅言我亦但
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與作六
句說法報言姊妹眼無常乃至耳鼻舌身意
無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

法苾芻爲作六句說法姊妹眼等無常女復
請曰更爲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佛但許此不
聽多說女人答言我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男子隨意多說苾芻
乞食入村女人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報
曰應喚男子白言何用丈夫報曰世尊制戒
應對男子爲女說法隨意多說女曰善哉我
有護者仁復無畏足得隨意爲我說法便喚
男子苾芻說法而去時六衆苾芻次行乞食
到女人處報言姊妹可坐我爲說法女人白
言聖者小住待我喚男子來六衆報曰何須
男子但令有一獼猴雞犬犢子小兒即爲女

人說法而去時有耆老苾芻乞食而至女人
白言聖者爲我說法苾芻報言應喚男子爲
汝說法女人白言聖者此有獼猴鷄犬犢子
小兒隨有一時即得說法苾芻報曰我不應
對如此男子爲女說法苾芻告曰誰教汝等
將此當男而爲說法女言聖者六衆教我苾
芻報曰非彼誰能作斯惡行請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應對有知男子方可說法

如世尊說爲女人說法應五六句時六衆苾
芻爲女人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說六句時
故心至七時有苾芻見而報曰具壽如世尊
說爲女說法應五六句何故仁今故至六七

六衆報曰豈六七句飲酒噉蒜耶少欲苾芻
聞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世尊說爲女說法不
過五六句云何六衆苾芻故至六七語以緣
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乃至問六衆曰我
制爲女人說法但五六句汝等故心說六七
耶荅言實尔大德佛以種種訶責廣說如前
乃至我今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
復苾芻爲女人說法過五六語除有智男子
彼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此謂六衆若更有餘
如是流類女人者謂是有力解善惡語不得
過五六語者若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若說
六句法時故心至七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

者謂口宣陳除有智男子者謂非無知解男子波逸底迦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上閣中以五六句爲女說法故心至六至七各得波逸底迦若在上閣爲女說法已下至中閣時彼女人亦隨下閣作如是語聖者更可爲我宣說法要時彼苾芻應報彼曰姊妹我已說訖彼云聖者更願爲我宣陳妙法時彼苾芻應五六句爲其說法若至六七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閣下或復至門或至簷前過說之時皆得墮罪若教女誦時或復彼問或復有智女人能於後後轉生異問者應隨所問答之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學處第六

尔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眾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於其住處作大踴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眾在學堂中高聲習讀于時世尊聞其住處音響誼聒便告阿難陀曰何因住處作大踴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眾在學堂中高聲習讀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此是六眾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為此寺中出大音聲如婆羅門等具陳其事佛告阿難陀豈諸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阿難陀白佛言同句讀誦尔時世

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六衆苾芻曰汝等實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白佛言實尔大德尔時世尊以種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未近圓具人同句讀誦教授法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若復有餘如是流類未圓具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芻及苾芻尼餘並名爲未圓具者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者便共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此句遂在先云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

同字謂圓具者云惡字時其未具者遂同時
云惡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字
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遂在先云
何是名前字言讀誦者謂言領受言法者謂
佛及聲聞所說之法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未圓具人作
未圓具想及疑與同句先句讀誦法者得根
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想及疑與同字
先字讀誦法者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
圓具想及疑與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
得惡作罪若於圓具者作未圓具想及疑同
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於圓具

作圓具想無犯若口吃者若性急者若捷語者並無犯若教誦時若教問時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而

陶師桃上音薛蒲閉式達注上詩反縫衣逢上音規矩

上俱弥反 下均雨反 瓮於貢積鹿筭叔田佳撲蒲角牧

牛上音餽飼上紆瑞反麻紵下音毳毼上音

山朱目袴褲字斧鑿上音甫下鞍韉二字音瓠

戶江甌烏侯傘盖散上音箛同音跛躄下必亦反

瞎許八癩賴音噎上於結反疝消音瘡魚却

疴瘵木上音陋反垸同虬下正鄙美上媒甲

